

E. L. Vorn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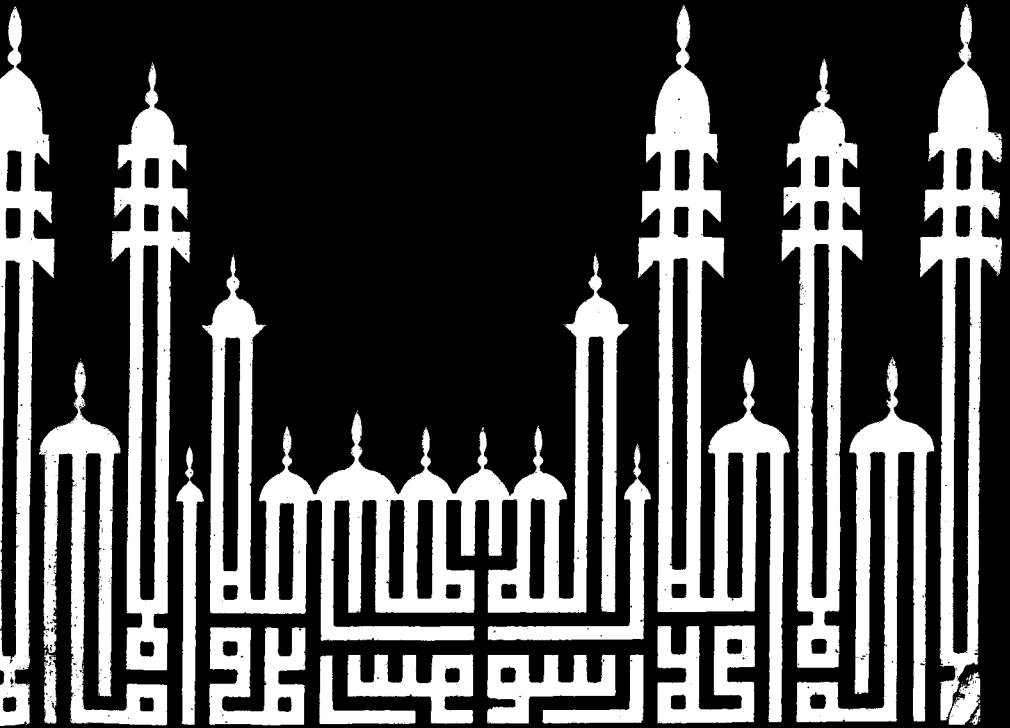
THE GADFLY



牛虻

西北大学出版社

# 牛虻



(陕)新登字 011 号

根 据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5. 翻译

牛 虻

艾·丽·伏尼契 著

亚 贤 翻译 陈开山 审校

\*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太白路)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八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25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0001-30000

ISBN7-5604-0811-7/1·130

定价:12.8 元

艾·丽·伏尼契著  
根 据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5. 翻译

亚贤 翻译      陈开山 审校

西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四 · 十 二

## 第一章

这是六月里一个闷热的黄昏，比萨神学院图书馆的窗户全都敞开着，只是为了凉爽，才把百叶窗虚掩着。小伙子亚瑟坐在那里，翻查着一叠布道的手稿。这时，院长蒙太尼里神父停下笔，慈祥地注视着埋在手稿里的一头黑发的脑袋。

“找不到吗，亲爱的？没关系，那一节我再写一遍，也许已经被撕掉了。让你白白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蒙太尼里的声音很低，但却洪亮，圆浑。他那悦耳的语调给他的话语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这是一种天生演说家所具有的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语调。每当和亚瑟交谈时，他的声调总是充满深情。

“不，神父，我一定得找到它：我记得你把它放在这儿。你就是重写一遍，也绝不会和原来的一样。”

蒙太尼里又继续写他的文章。一只昏沉沉的金龟子无精打采的鸣叫声从窗外传来。“卖草莓呀！卖草莓呀！”一声声拖着长音的凄楚叫卖声在街上回响。

“《论麻疯病患者之治疗》，在这儿。”亚瑟迈着轻柔的步子走到神父面前。在家里他的这种步态总是引起家人的反感。他那修长瘦弱的身子一点儿都不像三十年代英国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倒有些像十六世纪肖像画里的意大利小伙子。从他那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角和娇小的手脚看，身体各个部位都显得过

分精致，轮廓格外分明。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别人准会把他当作一个漂亮的女扮男装的倩女；一旦走动起来，他那轻盈的体态，立即会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了的没有利爪的黑豹。

“真的找到了？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亚瑟。我老是爱丢东西。行了，现在我不想再写了。咱们到花园去，我帮你做功课！你什么地方不懂？”

他们走出房间来到花园。这个花园四周有回廊，到处郁郁葱葱，一片静谧。现在的神学院是前多明我会修道院的旧址。二百年前，这个方形的院落装饰得很整齐，笔直的黄杨树围篱边上栽种着一丛丛精心修剪过的迷迭香和薰衣草。现在，那些栽培它们的白袍修士被埋葬了，被忘却了，但幽香的药草在宁静的仲夏夜依然盛开着鲜花，只是没有人来采集它们去配药了。石板路的缝隙间长满了一丛丛野生的荷兰芹和耧斗菜，院子中间的枯井里也满是盘根错节的羊齿叶和无根草。一簇簇的玫瑰早已无人照看，散乱的茎叶漫过小径；黄杨围篱间盛开着硕大的红留馨花；高高的毛地黄在杂草上垂着头；在那被人们遗忘了的枸杞树上悬挂着一棵从没有修整过也不曾结果的老葡萄藤，在微风中缓慢而又忧愁地摇动着那毛茸茸的枝头。

一个角落里挺立着一棵夏天开花的高大木兰树，枝叶茂密重叠，就像一座高耸的铁塔，茎枝上开满了乳白色的小花。靠着树干有一条粗糙的长凳，蒙太尼里在上面坐下来。亚瑟在大学里攻读哲学；因为在一本书里遇到难题，所以才跑来找“神父”帮助解疑的。尽管亚瑟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蒙太尼里对他来说却是一部百科全书。

“我现在该回去了。”蒙太尼里给他解释清楚了那节书后，亚瑟说，“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需要我做的話。”

“我今天不想再工作了，如果你有空，能不能陪我多呆一会

儿。”

“噢，好吧！”他靠在木兰树上，透过浓密的枝叶仰望寂静的天空中那些刚刚闪现的淡淡的星星。他那双在黑睫毛下闪烁的深蓝色的、梦一样神秘的眼睛和他那出身于康沃尔郡的母亲的眼睛一模一样，蒙太尼里赶忙转过脸去，唯恐碰见这双眼睛。

“你好像很累了，亲爱的。”蒙太尼里说。

“我没办法。”亚瑟的声音里刚显出有些倦意，神父立刻就感到了。

“你不该急着入大学，整夜看护病人把你身体都拖垮了。当时我本该坚持让你好好休息一阵子再离开莱亨。”

“不，神父，那会有什么用呢？母亲一去世，我再也不能在那间令人难过的房子里呆下去了。朱丽亚会把我逼疯的。”

朱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可是对他来说，她就像一根毒刺。

“我本不想让你和你家人住在一起，”蒙太尼里温和地说，“我明白那对你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可我当时是多么希望你能接受你那位当医生的英国朋友的邀请，去他家住上一个月再来上学嘛！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好多了。”

“不，神父，我真的不想那么做！华伦医生一家都是好人，待人和善，可他们并不了解我。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就看出他们同情我，他们会想办法安慰我，可也会无意中提到母亲。当然，琼玛是不会的，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可别人会说的。而且我不仅仅是为了这个……”

“还有什么呢，孩子？”

亚瑟从一株垂落的毛地黄茎叶上摘下几朵花，放在手里，神经质地揉搓着。

“那个镇子可让我受不了，”停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那里

有几家商店，是我小时候妈妈给我买玩具的地方，还有海滨那条路，是她病重之前，我经常扶她散步的地方。在那儿，无论我到什么地方，总是一幕幕同样的情景：一个个卖花的小姑娘手捧花束向我走来——好像我仍需要它们似的！更令我伤心的是教堂的那块墓地，我只好走开，因为我一见就伤心……”

他突然不说了，只是坐在那里把手里的毛地黄花瓣扯得粉碎。长久而深沉的寂静，使他不禁抬起头来看了看神父。蒙太尼里的沉默不语使他感到诧异。天色逐渐黑了下来，木兰树下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但昏暗中仍然可以看见蒙太尼里那吓人的苍白的脸。他低着头，右手紧紧地抱住凳子边。见到这种情景，一种敬畏而茫然的感觉在亚瑟心中油然而生，他急忙转过脸去。他仿佛无意中闯入了圣地。

“上帝啊！”他想，“在他的面前我是多么的渺小和自私！如果我的不幸是他自己的，他的忧伤也不会比现在的更严重！”

过了一会儿，蒙太尼里抬起头来看了看四周。

“无论如何，现在我是不会让你回那儿去了，”他用极疼爱的语调说，“可你必须听话，今年一放暑假，你就得好好休息一下。我想你最好远离莱亨，到别处去度假。我不能眼看着你的身体垮下去。”

“神学院放假后，你打算到哪儿去，神父？”

“和常年一样，我要先带学生进山去，帮他们在那儿安顿好。到八月中旬副院长休假回来，我想动身去阿尔卑斯山，换一换环境。你想跟我一道去吗？我可以带你作几次深山漫游，你一定喜欢去看看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什么的。不过只有咱两个人去，你或许会感到没意思吧！”

“神父！”亚瑟兴奋地拍起手来。朱丽亚常把他这种拍手动作称作“地道的外国派头”，“我肯定什么也不干，跟你一同去

那儿。只是……我不知道……”他停了下来。

“你觉得勃尔顿先生会不同意？”

“他当然不会乐意我去的，他真不好说话。我现在已经十八岁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了。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偏要听他的。况且，他对母亲从来没好过。”

“可他真不同意的话，我想你最好还是不要和他搞僵。不然你在家里的处境会更困难，如果……”

“不会再困难了！”亚瑟激动地打断他的话，“他们一向把我看作眼中钉，以后还会如此……不管我怎么做也难以改变他们的态度。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詹姆斯难道真的会反对我同你一道外出度假吗？”

“记住，他是一个新教徒。不管怎样，你还是先给他写封信，听听他的意思。你可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孩子，人们爱你或是恨你，完全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凡事要三思而行。”

惩戒的话说得这样温和，使亚瑟听了也丝毫不会脸红。亚瑟说：“是的，我知道，”接着又叹息着说，“这可太难了。”

“星期二晚上你没能来我这儿，真是遗憾，”蒙太尼里突然换了一个话题，“那天阿莱索教区的主教在我这儿，我本想让你和他见见面。”

“可是我事先已答应了一个同学到他的住所去开会，如果不去的话，他们会一直等我的。”

“什么会？”

这个问题使亚瑟很窘。

“那……那不是什正……正规的会议，”他回答时胆怯地结巴起来，“有个从热那亚来的学生给我们讲了一次话……算是一……一次讲演吧……”

“他都讲了些什么？”

亚瑟犹豫起来。“你不会逼我说出他的名字的，是吧？因为我答应过他……”

“我不会问你什么的。如果你已经答应替人家保密，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到现在，我想你总该信任我吧。”

“当然了，神父，我完全信任你。他讲的是关于我们……我们对于人民的……和对于我们自己的责任；还讲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助……”

“帮助谁？”

“农民……和……”

“和什么？”

“意大利。”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告诉我，亚瑟，”蒙太尼里转身对着他，非常严肃地说，“对于这件事情你考虑多久了？”

“从去年冬天……”

“是在你母亲去世之前吗？她知道这件事吗？”

“不。那时候我……我对这种事并不关心。”

“那么现在你……关心了？”

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扯下一把花瓣。

“事情是这样的，神父，”他双眼看着地面，开始讲述那段经过，“去年秋天我正准备入学考试，认识了许多大学生，你还记得吧？对，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跟我谈起……所有这一切，他们还借书给我看。当时我对这些并不热心，我一心想着早点回家去看母亲。你是知道的，那所房子就像监狱，母亲住在那些人中间该有多艰难、多孤独；单是朱丽亚那张刻薄的嘴就够她受的了。入冬以后，母亲的病加重了，我也就顾不上去考虑那些大学生和他们借给我的书了。而后来你是知道的，我

连来比萨的机会都很少。我当时如果想起那些事情，早就跟母亲说了，可始终也没想起过。后来，母亲不行了……这你是清楚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陪着母亲直到她离开人世。晚上我通宵看护着她，白天，琼玛·华伦来替我照料母亲，我才睡上一会儿。也就是在那些漫长的不眠之夜，我才想起了那些书，思索起大学生们所说的话……我很想知道……他们的话是否有道理……圣明的主对于这一切会怎么说。”

“你问过主吗？”蒙太尼里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了。

“是的，神父。我经常对主祈祷，求他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或让我和母亲一起死去，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你跟我却一字不提。亚瑟，我本来希望你能信任我。”

“神父，对你，我向来深信不疑！可是每个人总有自己不能告诉人的什么事情。我以为，对于这件事，即使是你或母亲都帮不了我的忙。我一定要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答复。你知道，这事同我的一生和我的灵魂都休戚相关。”

蒙太尼里转过脸去，凝视着木兰树枝叶投下的阴影。苍茫暮色里他的身影变得模糊，就像出现在树影下的一个黑色幽灵。

“后来呢？”他慢吞吞地说。

、“后来……母亲死了。在她临终前的最后三个夜晚我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他无法说下去，沉默了一会。蒙太尼里依旧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

“在安葬的前两天，”亚瑟压低声音说着，“我什么事情也不能想。葬礼之后，我就病倒了。你也许还记得吧，我都没能来忏悔。”

“这我记得。”

“那天半夜，我起来走进母亲的房间。屋里空空的，只剩下

壁龛里的那个大十字架。我想，上帝该怜悯我了，我跪在地上等了一夜。当第二天早晨我清醒过来时……神父，毫无用处，我也无法解释。我更无法跟你讲我看到了什么，连我自己都稀里糊涂，可我知道上帝已经给了我答复，因此我是不能违背他的旨意的。”

他们沉默不语，在黑暗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蒙太尼里慢慢转过身来，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亚瑟的肩头上。

“我的孩子，”他说，“如果我说上帝没有对你的灵魂讲过什么，那是不允许的。但你要记住事情发生的特定时间和地点，不能把在极度悲痛和病魔缠身时产生的梦幻当作上帝神圣的感召。如果真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他也是想凭借亡灵来给予你答复。你不能误解上帝的话。你心里想着要干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

亚瑟站起来，好像背诵教理问答那样慢慢地回答：“我要献身于意大利，把她从受奴役和贫穷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把奥地利人赶出我们的国土，把意大利建成一个只有基督没有国王的自由共和国。”

“亚瑟，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可你自己还不是意大利人。”

“这并不重要，我就是我。既然我了解这个事业，我就一定要献身于这个事业，使其成为现实。”

又是一阵沉默。

“你刚才所讲的就是基督要说的……”蒙太尼里正缓缓说着，亚瑟却立即打断了他的话：“基督说‘凡是我献身的人都将得到复活’。”

蒙太尼里把一只胳膊靠在树枝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眉毛下遮住双眼。

“来坐一会儿吧，我的孩子。”

亚瑟坐下，神父把他的双手紧紧握住。

“今晚我不想跟你辩论，”他说，“对我来说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以前从没有考虑过……让我仔细想一下，以后我们再好好谈谈。可眼下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如果你为这事惹出麻烦来，如果你……为了这事送了命，你会使我心碎的。”

“神父……”

“等等，让我把要说的话说完。我曾经对你讲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你之外我再也没有别人了。我想，你现在还不会完全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年轻人很难懂得这一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是不懂的。亚瑟，对我来说，你就像……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你还不明白吗？有了你，我才有了光明和希望。我就是死，也不让你出什么差错，以致断送了你的一生。我自己是无能为力了，也不想让你对我作出任何许诺。我只要求你记住这一点，并且事事谨慎小心。在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之前，要三思，即使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要为活着的我。”

“我记住你的话了……那么……神父，你就为我，也为意大利祈祷吧！”

他默默地跪在地上，蒙太尼里轻轻地把手放在他那垂下的头上。过了一会儿，亚瑟站起身来，吻了吻神父的手，迈着轻盈的步子，穿过沾满露水的草地，走远了。蒙太尼里独自坐在木兰树下，直盯着前面的一片黑暗。

“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他想，“就像对大卫的惩罚一样。我玷污了他的圣地，亵渎了神灵。他一直耐心等待着我彻底的悔悟，而现在终于赐罪与我了。就像圣经上所写的：‘我在芸芸众生之前除旧布新，你在阴暗角落里苟且偷生，你的后代终究会得到报应。’”

## 第 二 章

亚瑟和蒙太尼里去“漫游瑞士”的想法，他的异母兄弟詹姆斯·勃尔顿先生并不同意。可他转念一想，亚瑟和上了年纪的神学教授的这种实地考察植物的旅行活动也没有什么害处。如果硬加阻拦，而亚瑟又不知其内中缘由，势必会认为他专横无理，会把一切都归咎于宗教和种族偏见；而勃尔顿家族素以开明和容忍的精神而自豪。早在一百多年前，伦敦和莱亨两处创办的勃尔顿父子轮船公司开始经营以来，他们一家就成为新教和保守党的忠实信徒了。可他们始终认为英国绅士即使对待天主教徒也应该公平。所以当那位不甘寂寞的老主人和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一位漂亮的天主教徒结婚时，他的两个大儿子詹姆斯和托马斯对这位几乎和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女人的出现，尽管心中怨气十足，但并不外露，只是默默地服从了上帝的旨意。他们的父亲死后，大哥的婚姻使本来难处的局面更加复杂化了。继母格拉迪丝在世时，他们哥俩真城地尽力护卫她，免受朱丽亚尖酸刻薄的伤害。对待异母兄弟亚瑟，他们也算是尽到责任。他们并不违心地装出喜欢他的样子，对他宽宏大度，主要是给他零用钱很大方，听凭他自由自在。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在给亚瑟的回信时，给他寄了一

张供他使用的支票，话语虽然冷淡，但还是同意他的假期安排。除去旅途费用，亚瑟把剩余的钱一半都用来购买有关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和储藏标本用的夹子。随后便和神父一起动身作他阿尔卑斯山的初次旅行。

蒙太尼里精神显得十分愉快、轻松，亚瑟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现在的样子了。那次在花园里谈话受到刺激后，现在他的心情已逐渐恢复了平静，并且对于那件事情也冷静多了。亚瑟毕竟还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他的决心还没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当然这需要时间，跟他讲道理，温和而耐心地劝他，这样才能把他从刚刚踏上那条危险道路上拉回来。

本来，他们想在日内瓦多玩几天，但一看到那刺眼的白色街道和尘土飞扬、游客如云的湖滨大路，亚瑟就皱起了眉头。蒙太尼里开心地看着他。

“你不喜欢这里吗，亲爱的？”

“我也说不清。这儿远不如我想像的那样。不过，湖泊倒是挺美丽的，我也很喜欢那些山的形状。”他们这时正站在卢梭岛上向远处眺望，亚瑟指着远处连绵起伏的萨伏伊山脉的轮廓说：“可那个镇子看起来太呆板，太齐整了，有点儿像——十足的新教徒的派头；一副自满自傲的神气。真的，我不喜欢它，它让我想起了朱丽亚的样子。”

蒙太尼里笑了。“可怜的孩子，多不幸呀！算了，我们是来这里散心的，没有理由非呆在这儿不可。今天咱们在湖上划划船，明天一早就进山，好不好？”

“不过，神父，你不是想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吗？”

“不，亲爱的孩子，这些地方我已经游览过好多次了。我的假日只是想让你愉快。你想到哪里去呢？”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沿着这条河去找找它的源头。”

“隆河？”

“不，是艾维河。瞧它的水流多么湍急呀！”

“那样的话，我们就去萨伏伊。”

他们整个下午都在一只小帆船上随波漂荡。阴沉、混浊的艾维河给亚瑟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那美丽多彩的湖景。他在地中海边长大，看惯了碧波涟漪，很想见识见识真正的湍流，而这冰河般的急流，使他兴奋异常。他激动地喊了起来：“真是一往无前啊！”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动身去萨伏伊了。当驾车经过美丽富饶的山谷时，亚瑟精神焕发。但当他们驶入克罗西斯镇附近崎岖的山路，那些参差不齐的高大山峰向他们围拢过来时，亚瑟又变得严肃而沉默了。从圣马丁镇，他们开始步行，沿山谷缓慢地前进，在路边的牧人小屋或小山村里投宿，随后又任意地向前漫游。亚瑟对于景色的变化特别敏感，在路上他们见到的第一个瀑布，使他极度兴奋，谁见到他那种样子都会受到感染。但当他们靠近积雪的山峰时，他欣喜若狂的情绪似乎又一下子变得梦一般朦胧。这副样子是蒙太尼里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亚瑟和这些高山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莫测的联系。他喜欢在那阴沉、神秘、松涛呼啸的密林中独自躺着，一动不动地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从高耸挺拔的树干缝隙间凝视着外边那闪烁的山峰和光秃的山崖勾画出的色彩斑斓的世界。蒙太尼里往往怀着一种伤感的嫉妒心情看着他，

离开大路他们来到苔塞斯瀑布附近的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里休息。一天，蒙太尼里正在看书，他发现身边的亚瑟还是像一小时前那样在苔藓上舒展开身体躺着，两眼圆睁，紧盯着那蓝白相间、美丽动人的天空。低悬在遥远天际的太阳爬上了松林覆盖的峰顶，仿佛在等待映红阿尔卑斯山巅和白朗峰顶。亚瑟

抬起头来，一副令人迷惑不解的神色。

“能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吗？”蒙太尼里低声问亚瑟。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神父？我好像看见在浩渺的太虚之中有个白色的巨物。它在那里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等待着，等待着圣灵的降临。我是通过一个望远镜模糊地看到的。”

蒙太尼里叹息着说：“我过去也曾经看见过。”

“现在你再也不看了。”

“是的。我永远也不看了。我知道它们在那儿，可我不见它们了。我看见的是另外的东西。”

“是什么？”

“什么？亲爱的。当我仰望高处，看见高空和雪山……就这些。可是当我俯视时就不同了。”

他指着下面的深谷。亚瑟跪在地上，从陡峭的悬崖上弯身俯瞰。一棵棵参天松柏在黄昏的笼罩下显得黑森森的，像哨兵一样站立在紧锁溪流的狭窄的河道边。不一会，红得像灼热的煤炭般的太阳沉没在参差不齐的群山后面，一切生命和活力都失去了大自然赋予的美。黑暗、恐怖即刻降临到山谷之中——幽深、阴郁，仿佛到处是些奇形怪状的武器。西边光秃秃山峰上那些直立的悬崖绝壁，好像是潜伏在群山中青面獠牙的怪兽，伺机攫取无辜的生灵，把他们拖进那山林呼啸的深壑峡谷之中。那些挺拔直立的松树，就像一排排利刃在那里低声呻吟着：“落下吧！落到我们中间！”昏暗中，那汹涌澎湃的溪流带着绝望的疯狂，不停地撞击着那地狱墙石般的山岩。

“神父！”亚瑟颤抖着从山崖边缩回身子，“它活像个地狱。”

“不，孩子，”蒙太尼里温和地说，“它只不过像个人的灵魂。”

“像黑暗中和死神阴影下的灵魂？”

“像每天在街道上从你身边走过的人的灵魂。”